

曾氏父子

與近代上海貧兒院



上海貧兒院管弦樂隊合影（1910）

張偉

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中心研究員

古今論衡 第19期 2009.6

在近代中國，作為父子，在不同領域各有建樹，贏得眾人尊敬，享有很高聲譽的，可謂並不多見，而曾鑄、曾志恣正是這樣一對父子名人；至於他們父子接力，捨家捐財，克服種種困難，創辦上海貧兒院，救助眾多貧寒子弟走上自食其力之路，報效國家、服務社會的義舉，則更令人感佩。

曾氏父子：實業家和音樂家

曾鑄（1849-1908），字少卿，福建泉州府同安縣人，後來滬幫父經商，定居上海，故從他兒子曾志恣起，填寫履歷時，「籍貫」一欄一律寫成上海，成為名副其實的上海人了。^❶曾鑄來滬後致力經營南洋大米、海味食品以及各種洋貨，獲利甚豐，成為上海灘巨富。他積極投資興辦民族工業，在工商界很有人緣。光緒三十一年（1905）十月，他被推為上海城鄉內外總工程局辦事總董，次年一月，又被推為江蘇鐵路公司董事，並發起領導了收回受美資控制的蘇浙鐵路權益的愛國運動。他還是一位君主立憲的擁護者，一九〇六年，當清政府宣佈「預備立憲」時，曾鑄與張謇等在上海創立

「預備立憲公會」，積極響應。曾鑄一生最為人稱道的是他領導的抵制續簽「華工禁約」一事。清光緒二十年（1894），美國政府與清政府的出使大臣楊儒簽訂了為期十年的〈限制來美華工保護寓美華人條約〉（亦稱「華工禁約」），到光緒三十年（1904），該條約期滿，華僑報紙和國內輿論一致要求美國政府廢除這項虐待華工的條約，但美國政府不予理睬。清光緒三十一年，美國派新任駐華公使威廉姆打算強迫清政府續簽「華工禁約」。消息披露後，舉國譁然。五月，上海商務總會召開特別大會，商討抵制簽約的辦法。曾鑄以總會議董的身分登台演說，提出以兩個月為期限，若到期「美國不允許將苛例刪改而強我續約，則我華人當合全國誓不運銷美貨以為抵制」。會上，商董們合議致電外務部、商部堅拒簽約，並電請南、北洋大臣合力抗



圖一：曾鑄像

❶ 參見〈上海貧兒院職員表〉，載《自開辦至宣統元年六月止——上海貧兒院第一次報告》（上海：上海貧兒院，1909）。

阻，再通電全國二十一個重要商埠的商會，要求齊心合力。商會總理嚴信厚等對抗議如此強硬面露難色，曾鑄見狀毅然表示：「此公益事，並無風險，即有風險，亦不過得罪美人，為美槍斃耳。為天下公益死，死得其所，由我領銜可也。」^②因此，三個通電均署「滬商曾鑄等公稟」，嚴辭聲明要「伸國權而保商利」。^③兩個月後，由於美國政府不肯妥協，抵制美貨運動在曾鑄等人的倡導下，以上海為中心，迅速席捲全國，形成了浩大的聲勢。美國政府多次向清政府發出威脅性照會，迫使清廷電令兩江總督處置曾鑄，並向全國發佈禁止抵制美貨的上諭；上海商務總會在壓力下也被迫發出公告，要求各行業商董對已訂已買的美貨繼續允許銷售運行；同時，各種中傷、恐嚇曾鑄的流言四處流傳，甚至有人威脅要暗殺曾鑄。八月，曾鑄發表〈留別天下同胞書〉，從而退出運動。抵制美貨的運動雖然出現逆轉，但輿論壓力最終卻迫使清政府未與美國政府續簽「華工禁約」。天下自有公道，就在這年的十一月，曾鑄以高票當選上海工商界最大的同業組織——上海商務總會的第二任總理，成為清末上海工商界的領袖人物；而曾鑄在抵制美貨運動中的函電、信稿等，以後也由蘇紹柄編纂為《山鐘集》刊行於世。所謂「山鐘」者，取「國民合群，響應神速，猶如山鐘」之意也。^④當時有人作了一幅對聯，高度評價曾鑄在這一運動中的壯舉：拚此頭顱，尺書驚破美人膽。誰無血氣，高唱叫醒中國魂。^⑤曾鑄一生樂善好施，從事過很多慈善事業，直至臨終前一年，他仍以很大精力在籌辦著一所為貧苦兒童提供受學和就業機會的慈善教育機構——上海貧兒院。他利用自己在工商界的深厚人脈，呼籲大家捐資出力，自己則帶頭捐獻了3萬元鉅款。一九〇八年六月，曾鑄積勞成疾，不幸病逝，臨終前他囑託焦樂山、邱子昂等人承擔開院一應事務，並希望其子曾志恣繼承遺志，辦好貧兒院。



圖二：《曾少卿全傳》一書插圖

② 參見張亞培主編，《上海工商社團志》（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1），第7章，第1節。

③ 參見孫衛國主編，《南市區志》（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7），「人物傳略」章，「曾鑄」條。

④ 《曾少卿（鑄）全傳》（石印本，上海：上海裕記書莊，1909）。

曾志恣，一八七九年出生於上海，字澤霖，又字澤民。他一九〇一年赴日留學，進的是日本名校早稻田大學，學習法律，並且以該校政學士的資格畢業。但在日本的那幾年間，他最下功夫學習的其實還是音樂，並曾專門進入音樂學校研修。梁啟超在《飲冰室詩話》第 77 則中說：「去年聞學生某君入東京音樂學校，專研究樂學，余喜無量。蓋欲改造國民之品質，則詩歌音樂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此稍有識者所能知也。」這裏所說的「某君」即指曾志恣。曾志恣在異域他國刻苦研習音樂，並非僅僅只是把音樂當作一門藝術，他是抱著改良社會的志向來學習音樂、倡導音樂的，他創作的〈馬蟻〉等歌，就曾被梁啟超譽為是「救亡歌曲之鼻祖」。^⑤一九〇四年，曾志恣在《樂典教科書·自序》中明確提出了德育、智育、美育、體育四育並行的主張，並大聲疾呼：「欲改良中國社會者，蓋特造一種二十世紀之新中國歌。」在日本留學的幾年間，他身體力行，開展了多方面的音樂活動，並創作了一系列後來被學界公認為「中國近代音樂之第一」的著述：

一九〇三年九月起，他在《江蘇》雜誌上連續發表〈樂理大意〉等文，並隨文刊出〈練兵〉、〈揚子江〉等歌曲，這是中國近代最早以簡譜形式公開發表的學堂樂歌；

一九〇四年五月，他編著的《教育唱歌集》一書在東京出版，集中收錄樂歌 26 首，其中署名「志恣」者 16 首。此書和同時期出版的沈心工著《學校唱歌集》初集一起被譽為中國近代最早的音樂教科書；

一九〇四年九月，他編譯出版了《樂典教科書》，此書為第一部介紹近代西方樂理的譯著，也是學堂樂歌初起時，出版最早的一本較為完備的樂理教科書；

一九〇五年三月，他編著出版袖珍《音樂全書》，內含〈樂典大意〉、〈唱歌教授法〉和〈風琴教授法〉三編，此為近代中國最早的一本普及音樂知識的音樂讀物；

一九〇五年十月和十二月，他在《醒獅》雜誌上連載〈和聲略意〉一文，這是中國人寫作的講述西洋和聲學知識的第一篇文章，他也因此成為我國研習和介紹和聲學知識的發軔者。

⑤ 王足，〈救亡歌曲之鼻祖〉，《辛報》（1937.3.14）。

曾志恣一九〇七年八月自日本留學回國，他聯合了高硯耘、馮亞雄等人在上海創辦「夏季音樂講習會」，傳授西洋音樂理論知識及器樂演奏技能，講習科目包括樂典、和聲、鋼琴、小提琴等，此舉開中國近代為普及音樂教育而舉辦社會性音樂講習活動之先河。

曾志恣當時開展的一系列音樂活動和撰寫的音樂論著，其產生的影響要較同時期的沈心工、李叔同、蕭友梅等人都要更為廣泛，故梁啟超在《飲冰室詩話》第97則中贊其為中國人從事新音樂活動的「先登第一人」。

一九〇八年，曾志恣繼承父親遺志，傾其全部心血創辦上海貧兒院，把自己最年富力強的一段黃金歲月獻給了中國的慈善教育事業。當時曾志恣正值而立之年，且畢業於日本名校，家境富裕，父親又是上海工商鉅子，他要做官，要經商，都是輕而易舉之事，而他卻拒絕了這所有一切，堅持從事既辛勞又費神，且無任何報酬的貧兒院工作。當時有學校欲延聘他擔任督學，地方自治公所也擬聘他出任議員，這些也都被他一婉辭。為了全力籌劃院事，他甚至公開登報，聲明為「保衛精力，增理院事」，「凡公私宴會酬應，概行謝絕」。^⑥面對來自親朋好友的疑惑不解和輿論的各種猜疑，曾志恣撰文明確回答：「予不應留學生考試去做官，不設一公司、工廠去做總辦、總理，不涉足地方自治去做總董、總長，不潛心學術、學理去做政法學家，而偏入此貧兒院，日與數輩乳臭伍，何哉？拋盡名利，離卻俗尚，將研究一種中國的少年性質也。」^⑦曾志恣在全力操持貧兒院院務的同時，仍念念不忘對音樂的摯愛。一九〇九年，他結合教學創辦的上海貧兒院管弦樂隊成為近代中國第一支完全由中國人自己組織並擔任指揮演奏的西式管弦樂隊，並在一九一五年美國巴拿馬世界博覽會上榮獲樂隊組織金獎。這在中國近代音樂史上堪稱精彩一頁，曾志恣也以此為自己的音樂生涯劃上了一個有份量的句號。一九一三年夏，曾志恣因滬南兵災北行，^⑧移居北京從事自己的本行——律師業務，同時仍舉行一些音樂活動，創辦過「中西音樂會」，一九二九年夏，他在北京病逝，年僅五十歲。

⑥ 〈曾志恣通告諸親好友〉，《上海貧兒院月報》（宣統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2（1911）。

⑦ 曾志恣，〈貧兒院要大擴充了〉，《上海貧兒院月報》（辛亥年八月二十五日）20（1911）。

⑧ 參見葉遠，〈上海貧兒院概況·序〉，載高硯耘編，《上海貧兒院概況》（上海：上海貧兒院，1923）。

父子接力創辦貧兒院

現有文獻多認為，曾志恣是受父命才從日本回國接辦貧兒院的，似乎主要是一種被動行為。^⑨這種說法似可商榷。實際情況是曾志恣很早就已有了從事慈善教育的志向，並且一直在為此積極籌備。曾志恣從小居住在上海西城，鄰近居者半為貧民；後就學於泉漳別墅，左鄰右舍亦多有貧苦民衆。當時上海多為私塾少有學校，僅有義塾而無給衣食者，公共教育和社會救助十分薄弱。曾鑄樂善好施，對社會各種善舉，如養老恤孤之類，無不熱心贊助，這對曾志恣影響很大，他對和自己年齡相仿，但卻饑寒交迫、衣食無著，更遑論上學受教育的貧窮兒童，也常給以各種援助，據其自述：「予自塾出，恒於庭中聚鄰兒給以食餌，寒冬則偶以熱粥湯與之。……良心上固有一種救助之願。」^⑩當時，他已深悟「兒不教可怕，兒貧可怕，兒貧不教更可怕」^⑪的道理，但卻不知如何去改變這一切。一八九八年，十九歲的曾志恣參觀了天主教會主辦的徐匯育嬰堂及孤兒院工藝廠等慈善機構，「始恍然悟，著手之有自矣」。^⑫他回去向父親稟告自己的感悟，曾鑄告訴他：「登高自卑，行遠自近」，可以先從小事一點一滴做起，積小善為大善。父子倆決定先從家族開始著手，再逐漸面向社會，遂於一九〇〇年在上海嘉定「創敝族瑞芝義莊」，^⑬以田租收入救濟族中窮人。次年，曾志恣遊學日本，其間，他特地去調查了日本各地的慈善教育事業，對他影響最大的是岡山市的岡山孤兒院。這是由耶穌會主辦的慈善機構，組織、教育系統純仿歐風，院中有農場、印刷廠等設施，院長石井有著二十年的教育經驗。曾志恣認真向石井請教辦院心得，並詳細考察了院中設施和教育方法。日本的慈善教育使曾志恣深有感觸，他寫信向父親「時以稟聞，冀合地方同志研究仿行」。^⑭曾志恣一九〇〇年曾在上海虹口方濟各學堂任教半年，該校「附收在申西人之孤兒」。曾當時寄宿在學校，「旦夕目睹教養之法」，很有感悟。他事後回憶：「貧兒院之萌芽，及今思之，已發生

⑨ 如陳聆群先生在〈曾志恣——不應被遺忘的一位先輩音樂家〉一文中認為：「1908年曾鑄謝世，臨終遺言要曾志恣用他在嘉定所設救濟窮人的『義莊』餘款，開辦一個為貧苦兒童提供受學和就業機會的慈善機構——貧兒院。曾志恣即以此為契機，遵照父命辦起了『上海貧兒院』，並借此在貧兒院內部分地實現自己創立音樂學校的設想。」（原載《中央音樂學院學報》1983.3，後又收入《中國近現代音樂史研究在20世紀——陳聆群音樂文集》[上海：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04]）。這是所有關於曾志恣的論文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篇，其他文章大多轉引自此。

⑩ 曾志恣，〈予之貧兒觀〉，載《自開辦至宣統元年六月止——上海貧兒院第一次報告》。

⑪ 同上。

⑫ 同上。

⑬ 同上。

⑭ 同上。

于彼時，而岡山、徐匯則更研究中之大受刺激者。」¹⁵於此可知，曾志恣創辦中國慈善教育的想法由來已久，絕非一九〇七年受父命囑託後才開始被動進行。

一九〇〇年以後，曾志恣已下定決心從事慈善教育事業，並向周圍人大力宣傳：「親友來，必擇可以解悶動聽之言勸」。¹⁶可以說，曾鑄、曾志恣父子兩人在這方面的志願是一致的，並都在一點一滴做著自己力所能及的事。一九〇七年夏，由於盛宣懷認捐土地 25 畝，曾鑄遂亦捐獻 3 萬元作為院舍建築費，創辦貧兒院一事開始有了實質性進展。九月，曾鑄、施子英、焦樂山、曾志恣、席子佩、湯心源等人聯名東邀上海紳商學界，商議創辦上海貧兒院（最初叫「上海孤兒工藝學堂」）一事，並由曾鑄等擬定了貧兒院章程。曾氏父子「十年夢想一旦解決，……貧兒之幸福來矣」！¹⁷同年十月，曾鑄由於「冒疾親往，徒步過勞，病因復發」。¹⁸病重期間，他仍念念不忘貧兒院的籌建工作，並仔細作了妥善安排。他囑託好友焦樂山負責經費籌措，技師邱子昂擔任營造所總理，負責院舍建築，並安排曾志恣、曹汝錦夫婦再赴日本考察貧兒教育。一九〇八年六月，曾鑄病逝，臨終之際，「遺命其子志恣承志開院」。¹⁹這年十二月，曾志恣、曹汝錦自日本調查歸國，當月即搬進了尚在修建中的貧兒院工地，以此表示繼承父命，同心辦院的堅定信念。一九〇九年四月，上海貧兒院開院收兒，公舉周金箴擔任總董，施子英為院長，而曾志恣則出任監院，實際主持院務。他曾撰文這樣表白自己的心情：「予年少，無學無術，負此重任，捫心自愧，固不待言。但自恃不病不死，當一試驗。蓋此院之組織方法，在國內既無前師，在今日更無熟手，處處困難，事事阻礙，特不避勞怨，毅然為之耳！」²⁰當時主要辦事人員僅曾志恣、曹汝錦夫婦及高硯耘、馮亞雄、丁莖九、童省三等 6 人，諸事開端，千頭萬緒，工作之緊張繁忙是可想而知的，但眾人意氣奮發，樂此不疲，絲毫沒有吃苦受難的感覺，相反心中充滿了獻身理想的喜悅。高硯耘事後曾回憶：當時他們「日日爭論，事事揣摩，辦事之當否不論，精神之富足可知」。²¹

上海貧兒院設在西門外瞿真人廟西南，鄰近江南製造局（即今製造局路、瞿溪路口，殘存房屋現為上海製造局路小學），主要招收七至十四歲之間的男女少兒，收養條件是父母不並存及家庭月收入在 5 元以下者。「教以普通智識，兼習各種工

¹⁵ 曾志恣，〈予之貧兒觀〉。

¹⁶ 同上。

¹⁷ 同上。

¹⁸ 同上。

¹⁹ 丁莖九，〈上海貧兒院 1907-1909 大事記〉，載《自開辦至宣統元年六月止——上海貧兒院第一次報告》。

²⁰ 曾志恣，〈予之貧兒觀〉。

²¹ 高硯耘，〈上海貧兒院概況〉，載高硯耘編，〈上海貧兒院概況〉。

藝，總以能成一技一藝，足自糊口爲宗旨，且俾慈善、教育兩無偏廢」。^{②②}創辦之初，以當時物價水平，每名貧兒教養衣食住各費，全年預算爲人均 60 元，以後隨著歷年物價上漲，這個數額實已遠遠不夠開支。上海貧兒院純爲民辦機構，沒有官方背景，也無足夠穩定的固定經費支撐，主要依賴民間捐款維持。故籌措金錢是主持者必須操心的頭等大事，而他們對經費的使用情況也持完全透明的態度，「分寸錙銖，具詳簿籍」。^{②③}我們現在所能看到的有關貧兒院的檔案文獻，其中數量最多的就是每年每月各項捐款和開支的清冊。曾氏父子在這方面堪稱楷模。曾鑄在貧兒院創辦之初就捐獻了 3 萬元鉅款，這是個人所捐最大的一筆錢款；曾志恣秉承父志，所捐錢財也是衆職員中最多的，據筆者統計，至少在 2 千元以上，這是當時一個普通職員大約十年的收入。他的夫人曹汝錦則捐獻了大量布料、衣服，體現了作爲女性的細膩。曾志恣的母親也長年累月捐獻，除了金錢以外，她捐得最多的是一些家常食物，如一九一四年十月捐月餅 190 個，十一月栗子 8 包，一九一五年六月鹹蛋 138 個，一九一六年五月香脆餅 8 斤，六月糯米 32 磅，一九一七年一月年糕 11 斤，醃肉 5 斤等等。瑣碎之間，真實流露了一位母親對子女後輩的拳拳之心。曾氏全家的慈善愛心，正如曾志恣所言：「先嚴捐錢設院養兒，令僕捐錢辦院養兒，今僕令兒捐錢再養各兒，吾道一貫。」^{②④}當時捐獻錢物的人群中，既有虞洽卿、黃楚九、聶雲台、簡照南、朱葆三、劉鴻生等工商紳士，也有章仲和、曹潤田、何豐林、魏廷榮、薩鎮冰、王省三等軍政要人。一些文化界人士，如李叔同、吳昌碩、王一亭、汪康年、狄楚青、龐萊臣、李超士、周桂笙、張聿光、劉海粟等，也在此留下了愛心的痕跡。張元濟、高夢旦、鄭富灼、莊百俞、黃警頑等商務印書館同人是比較顯眼的團隊捐獻者，而一些機構也以各自的便利條件爲貧寒子弟們作出了貢獻，如冠生園饋贈糖果，新舞臺招待看戲，《申報》、《時報》等常年免費寄贈報紙，供電局、自來水公司等允諾免收水電費用，同仁醫院、中國紅十字會義務提供醫療救護，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蘇州昆劇傳習所等則供給學生實習機會。一些個人顯然經濟並不寬裕，每月雖只捐幾角、幾分，但常年堅持，精神可嘉；也有些個人則以自己的技能輸送著愛心，如張剛父醫生持之以恆堅持爲學生義務診療，仲子通先生常年累月來校免費教授體操。正是由於這些來自社會各界的熱心呵護，上海貧兒院才在艱苦的條件下得以維持了十餘年，一千餘名貧寒子弟（平均每年約招收一百人）在這裏衣食無憂，既學到了文化知識，又掌握了勞動技能，成爲自食其力，有益於社會的合格公民。

②② 曾鑄，〈呈兩江總督稟〉，《上海貧兒院月報》（宣統二年正月二十五日）1（1910）。

②③ 〈上海貧兒院啓事〉，載《上海貧兒院概況》。

②④ 曾志恣，〈開辦孤童感化所之計畫〉，《上海貧兒院月報》（宣統二年三月二十五日）3（1910）。



圖三：上海貧兒院全體院生合影



圖四：上海貧兒院食堂



圖五：上海貧兒院男生宿舍

揚名史冊的貧兒院樂隊

貧寒子弟們在貧兒院裏主要學習相當於中、小學程度的文化知識，並量材培植，選修職業教育科目（如園藝、女紅、藤草編織、金木水電、打字、廚藝等），基本學成後，則由院方負責聯繫，派往各處實習，以學會一技一藝，能自立於社會為目的。貧兒院還十分重視美育，設有繪畫、雕刻等藝術課程，其中尤以音樂最具特色。曾志恣從小就對音樂戲劇懷有濃厚興趣，赴日留學後又研修了專業音樂知識；他的夫人曹汝錦和他同時赴日留學，雖然學的是美術，畢業於東京美術學院，但也曾專門學習過提琴演奏。一九〇七年曾志恣從日本回國，在上海創辦夏季音樂講習會，手下加盟了高硯耘、馮亞雄兩員幹將。高、馮兩人都畢業於東京音樂院，一個學習小提琴，一個學習長笛、圓號等西洋管樂器，均有嚴謹的專業背景，也是我國近代最早選修音樂的留學生。高、馮兩人都要比曾志恣小五歲，既是曾的下屬，又均視其為兄長，彼此之間關係很融洽。一九〇九年三月，他們應曾志恣邀請加入上海貧兒院，從時間上來說僅比曾志恣晚一個月，是貧兒院最早的一批教員。他們的加入讓曾志恣如虎添翼，他的理想得以實現，貧兒院的音樂教學活動就此得以轟轟烈烈開展起來。

上海貧兒院是一九〇九年四月二十日開院收兒的，少年們甫一入院，曾志恣就從中挑選了一些人成立管樂隊，讓馮亞雄帶領他們開始訓練。六月十三日是曾鑄逝世一周年紀念日，就在這次的紀念儀式上，這支成立剛 50 餘天的管樂隊就首次亮相，由曾志恣指揮「合奏管樂兩闕」。²⁵這應該是曾志恣心目中紀念父親的最好方式。作為副監院的高硯耘對此有這樣一段說明：貧兒院剛一成立就「組織管樂隊，選年長男兒，體力充足者，日課管樂一時，不二月而小管樂隊成」。²⁶一九〇九年八月四日，音樂傳習所第三期夏季音樂講習會全體成員到院參觀，貧兒院管樂隊在大哥哥們面前作了彙報演出。這兩支隊伍都由曾志恣親手創建，手心手背皆為心頭肉，此時的曾志恣心中一定充滿了難以言說的喜悅之情。音樂講習會的全體成員為樂隊捐了款，而其他一些愛好音樂的朋友們，尤其是南洋華僑，也有感樂隊條件之簡陋而慷慨捐款，曾志恣從這些善款中當年就拿出一千法郎向法國訂購樂器，以改善樂隊的條件。管樂隊的成功讓曾志恣信心大增，他隨即下令組建弦樂隊。一九〇九年十二月，貧兒院弦樂隊正式成立，由高硯耘負責教習。上海貧兒院自一九〇九年四月開始招生至當年年底，共招收學生 111 名，其中小學科 57 人，另設藝科，下分木工、雕刻、刺繡、機織、園藝、音樂、庶務等 7 個專科（後又增加圖畫、革工、編物、烹飪等專科），其

²⁵ 丁莖九，〈上海貧兒院 1907-1909 大事記〉。

²⁶ 高硯耘，〈教養實況〉，載《自開辦至宣統元年六月止——上海貧兒院第一次報告》。

中雕刻科、刺繡科等各僅三、四人上課，惟音樂科學生最多，共有 20 人之多（管樂 11 人，弦樂 9 人，均兼習鋼琴、風琴）。²⁷ 曾志恣對音樂科也最為重視，其他科均只有一位主任，而獨有音樂科設了兩位主任，分別由副監院高硯耘和幹事長馮亞雄兼任，高負責教習弦樂，馮負責教習管樂。²⁸ 弦樂隊成立尚不滿半年，曾志恣就迫不及待地向外界披露進展情況：「中國雖無高尚管樂隊，然海陸軍中不正則之軍樂，形式已存，弦樂則絕未聞見。本院管樂始于去夏，已詳報告；去冬更加習弦樂，經副監院悉心指導之下，已得結果，不日披露，幸愛樂者賞判焉。」²⁹ 一九一〇年六月三日，在有眾多社會名流參加，共一千餘人出席的紀念曾鑄病逝二周年懇親暨紀念會上，上海貧兒院管弦樂隊首次公開亮相。音樂史學家劉靖之在《中國新音樂史論》一書中曾論到上海貧兒院的音樂活動，他感慨：「有關這個音樂部的資料很少，只知高硯耘曾教過『和聲理論諸科』，並實地試驗和聲學的教學。」他還引當時《教育雜誌》上刊出的短訊報導，說貧兒院樂隊在開懇親會時曾表演音樂節目，但因《教育雜誌》報導太簡，無法知道學生們究竟演出了些什麼？³⁰ 由於近年來關於上海貧兒院的一些文獻被陸續發現，這些疑惑今天已有望揭開謎底。就以這次懇親會上的演出來說，我們現已知道，貧兒院音樂科的學生們演出了眾多節目，其中有男聲獨唱〈懷鄉〉（馬丁羅培原曲）、女聲二部合唱〈月夜〉（麥松原曲）、男聲三部合唱〈古森林〉（史邱其原曲）等，這些歌曲都是學堂樂歌的模式，即根據外國歌曲重新填詞演唱，填詞者均為曾志恣。那天還演出了風琴獨奏、鋼琴連彈等節目，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貧兒院的管弦樂隊演奏了亨德爾的管弦樂〈進行曲〉、莫札特的歌劇〈魔笛〉選段，以及管弦樂〈培特利爾〉和管樂曲〈金星幻想曲〉等（圖六）。³¹ 此時距管樂隊成立訓練僅一年有餘，而弦樂隊的成立更只有區區半年時間。能在這樣短的時間內，將一批原先毫無音樂知識的貧寒子弟訓練成一支能演奏像〈魔笛〉這樣世界名曲的樂隊，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蹟。故曾志恣不免豪情萬千，他寫道：「采名人傑作譜之歌詞，挹強國雄聲教諸孤寡，時未及年，樂已成隊，竊欣亦竊幸也。管弦樂隊計四十餘人，絲管雜陳，聲韻一致，世有知音，當能解人好惡也。」³² 筆端流露出難以壓抑的興奮。曾志恣私下還曾對馮亞雄說：「得一如此少年樂隊，合全球以觀之，恐亦不可多得。」³³ 這話簡直已有些酒後微醺了。

²⁷ 〈半年中之實行事〉，《上海貧兒院月報》（宣統二年正月二十五日）1（1910）。

²⁸ 曾志恣、高硯耘，〈上海貧兒院組織及管理办法〉，《上海貧兒院月報》（宣統二年八月二十五日）8（1910）。

²⁹ 曾志恣，〈院事記錄·管弦樂之進步〉，《上海貧兒院月報》（宣統二年四月二十五日）4（19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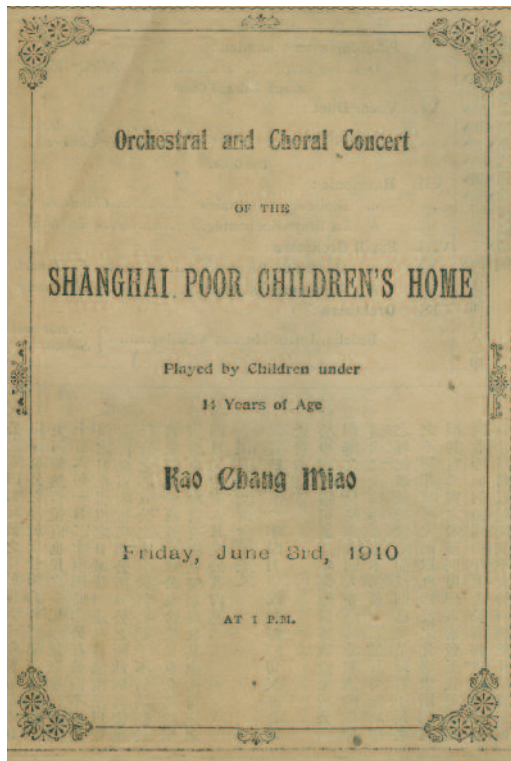
³⁰ 劉靖之，〈中國新音樂史論〉（上）（臺北：燿文事業有限公司，1998）。

³¹ 〈懇親紀念會演奏曲目及梗概〉，《上海貧兒院月報》（宣統二年五月二十五日）5（1910）。

³² 曾志恣，〈院事記錄·音樂披露〉，《上海貧兒院月報》（宣統二年五月二十五日）5（1910）。

³³ 馮亞雄，〈本院管樂隊出隊吹奏報告〉，《上海貧兒院月報》（宣統三年正月二十五日）13（1911）。

曾志恣如此快樂愉悅是有緣由的，他在日本學習音樂時，曾屢次聽到一些日本人以不屑的口氣說：「中國人萬不能成管樂隊，即成亦不能高尚。」³⁴這給他以強烈的刺激，成為鞭策他創建中國樂隊的反動力。主持貧兒院事務後，他始終以極大的熱情推動著貧兒院樂隊的組建和訓練，馮亞雄認為：貧兒院樂隊能獲得好的成績，「實曾先生熱誠壹志，有以致之也」。³⁵這是發自內心的感慨。一九一〇年冬，馮亞雄提出，希望能以賣藝所得來彌補購買樂器經費之不足。當時，貧兒院內部和社會輿論對此都有非議，是曾志恣頂住壓力支持他，並為此不惜和人展開論戰；他還下令刊出「出隊吹奏」的廣告，言明「一切收入，悉充購辦樂器經費」。³⁶從一九一〇年年底至一九一二年年年初，樂隊共出外吹奏 60 餘次，收取出奏費約 1,800 元，³⁷有效地解決了樂器不足和質量太差的矛盾。



圖六-1：「上海貧兒院管弦樂隊」一九一〇年六月三日演出節目單

在曾志恣的熱心呵護和鼎力支持下，上海貧兒院管弦樂隊發展很快，從一九〇九年年底樂隊正式組建時約 20 人的規模，到一九一一年九月時樂隊人數已發展到 81 人，其中管樂隊 38 人（均為男生），弦樂隊 43 人（男生 26 人，女生 17 人），³⁸這已是一支較大規模的管弦樂隊的建制了。一九一四年五月，高硯耘、馮亞雄在樂隊中挑選了 31 名學生赴京，參加由曾志恣發起組織的中西音樂會，研究專門音樂並經常應邀出外演奏。上海貧兒院的這支樂隊在北京大受好評，連外交部、農商部等政府部門遇到有大型活動或宴請外賓時，也每每邀請樂隊出席助興。由於演奏出色，樂隊還獲得了好幾枚這些部門頒發的獎章，如「外交部宴敘外使吹奏金章特

³⁴ 馮亞雄，〈本院管樂隊出隊吹奏報告〉，《上海貧兒院月報》（宣統三年正月二十五日）13（1911）。

³⁵ 馮亞雄，〈本院管樂隊出隊吹奏報告〉。

³⁶ 〈上海貧兒院管樂隊出隊吹奏廣告〉，《上海貧兒院月報》（宣統二年十月二十五日）10（1910）。

³⁷ 根據辛亥年七月二十五日〈樂隊收支總登〉，《上海貧兒院月報》19（1911）和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財政一覽〉，《上海貧兒院月報》24（1912）相關資料統計。

³⁸ 〈開辦以來之事物物〉，《上海貧兒院月報》（辛亥年八月二十五日）20（1911）。

Programme.

Conductor : Mr. Cheng Tsi Ven, M.A.

SUPERIOR OF THE HOME.

I. Chorus :

Song of the Home } Music by Franz Abl.
Words by Mr. Cheng

All Children.

II. Organ Solo :

a. Ouverture (Williamtell)

b. Old Folks at home

Mr. Chang.

III. Vocal Trio:

The Forest.....*R. Tschirch.*

The Boys.

IV. Soprano Solo:

Lyric Gems.....*Martin Robert.*

Mr. Chang.

V. Pianoforte zu 4 händen:

Dessauer march.....*Mority Vagel.*

Messrs. Bah and Chow.

VI. Vocal Duet :

Moon Night { *Music by E. P. Mason.*
 { *Words by Cheng.*

The Girls.

VII. Harmonie :

a. Etoile d'or, Fantaisie.....*Claude Augé.*

b. La Flute Enchantée.....Opéra de Mozart.

VIII. Small Orchestra :

a. Marche de Riccardo.....*G. F. Handel.*

b. Schlummerliedchen.....Th. Forchhammer.

IX. Orchestra :

Bedelia, Intro. He was a Sailor..... { Jerome and
Schwartz.

圖六-2：「上海貧兒院管弦樂隊」一九一〇年六月三日演出節目單

獎」、「農商部國貿展覽會吹奏寶飾章」等。一九一五年，美國舊金山舉辦巴拿馬世界博覽會，共有 31 個國家參加，參展品達 20 多萬件。中國政府運去了二千多噸展品，陳列在農業、工業、教育、文藝等 9 個館內。上海貧兒院也選送了 24 件展品參展。最終，貧兒院的弦樂隊組織法榮獲特獎金牌，成為中國所獲的 258 枚金獎之一，這也很可能是近代中國在歷屆世博會中所獲的唯一一枚音樂金獎（圖七、八）。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北京中西音樂會停辦，貧兒院樂隊由高硯耘帶領返滬，但樂隊的活動並未停止，至一九一八年，樂隊還組織了童子軍（見圖九）。從現仍遺存的照片來看，這支童子軍樂隊的規模仍達到了 58 人（其中弦樂 28 人，管樂 30 人）。有人認



圖七：「上海貧兒院弦樂隊」獲一九一五年巴拿馬世界博覽會組織法金獎獎狀



圖八：「上海貧兒院弦樂隊」獲一九一五年巴拿馬世界博覽會組織法金獎獎章



圖九-1：「上海貧兒院弦樂隊」童子軍之部（1918）



圖九-2：「上海貧兒院管樂隊」童子軍之部（1918）

爲，貧兒院樂隊在一九二一年前後就結束了活動，³⁹這並不符合事實。上海貧兒院的音樂教育及樂隊組織始終是其特色，只是在清末民初的那幾年間表現得更活躍一些，以後幾年則趨於常態而已，如上海地方政府每年於仲春（陰曆二月）及仲秋（陰曆八月）上旬丁日舉行祭祀孔子的丁祭樂舞，從一九一六年到一九二六年間，就一直由貧兒院負責表演。誠如高硯耘一九二三年在一篇文章中所言：上海貧兒院「音樂的陶冶施行獨厲，聲樂器樂均備，清宣末季最盛，民二以後，平均進行」。⁴⁰

如果說，在東京留學期間，曾志恣以很大精力從事學堂樂歌的編寫和音樂方面的著述，那麼，回國以後他則主要致力於開展普及音樂的社會活動，其中，影響最大、成就最著的是他在貧兒院內創立音樂科，向廣大貧寒子弟教授音樂知識，同時又親自組建了上海貧兒院管弦樂隊，讓一批原本不懂音樂的少男少女們在短時期內能夠嫻熟自如地演奏世界名曲，並公開到社會上及政府有關部門的正式場合演出，廣受好評，屢獲獎牌。貧兒院期內的有關音樂活動堪稱曾志恣一生中的精彩華章，也是中國近代音樂教育中的一大亮點，應該引起人們的足夠重視。

（編按：本文曾刊於《新民晚報》2008年5月12日。）

³⁹ 劉靖之，《中國新音樂史論》（上）。

⁴⁰ 高硯耘，〈上海貧兒院概況〉，載《上海貧兒院概況》。